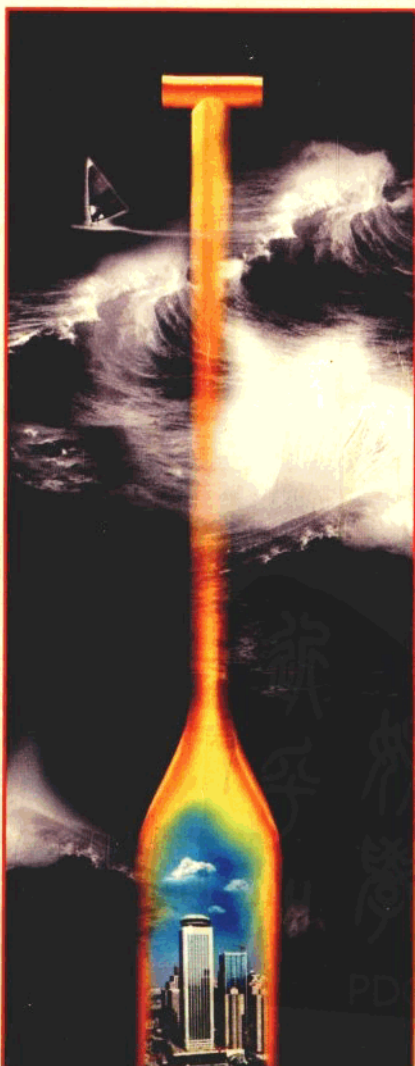


燕子
著

顺流逆流



中国文联出版社



燕子 著
新都市风情系列·小说卷

顺流逆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顺流逆流/燕子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3

(新都市风情系列丛书)

ISBN 7-5059-3761-8

I. 顺... II. 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126 号

书 名	顺流逆流
作 者	燕子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肇英
责任技编	罗镇承
平面设计	曾文
责任校对	曾培新
责任印制	北疆
排 版	罗镇承
印 刷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官桥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761-8/I·2898
定 价	118.00 元 (共 5 卷) (每卷 23.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70年代的爱情故事

- P1 刘仁春找到了心仪的女人
- P6 集体约会遭遇情敌
- P14 70年代的恋爱故事
- P20 原来结婚是这样进行的

第二章 70年代另类爱情故事

- P26 老婆想吃酸的
- P34 哥·嫂·弟
- P41 刘仁冬与阿香
- P45 夜色下的“利仔”船
- P49 阿香出嫁了

第三章 新任芝麻绿豆官

- P52 人是最重要的
- P57 地下运输线

- P66 | 阿哥缴了老弟的船
P69 | 兄弟断义
P77 | “难友”

第四章 求变之心

- P86 | 妻子的变脸
P93 | 找人问路
P101 | 香港女人孟梅
P108 | 追 妻

第五章 大陆农民与香港小资本家

- P115 | “活宝”欧百金
P127 | 一拍即合
P140 | 界碑旁农民与资本家的握手
P149 | 客家菜
P154 | 剪 彩

第六章 彼 岸

- P163 | 海上漂浮
P168 | 香港“笼屋”
P174 | 博 彩
P180 | 难兄难弟

P184 | 老夫人

P190 | 同 谋

第七章 路路无形

P196 | 刘西杰的心乱了

P201 | 无主题支委会

P208 | 死人的事情总是要发生的

P217 | 香港垃圾

P223 | 码头之争

第八章 踌躇的季节

P232 | 喜事连场烦心事也连场

P239 | 北京客人

P248 | 衣锦还乡

P260 | 在这世上活着需要胆量

P266 | 爱在香港的日子

P275 | 凡事都有代价

P282 | 暴风雨中

P289 | 蛮强开店


第九章 乱花迷眼

- P298 | 夫妻夜话
P303 | 村官选举
P307 | 疼 痛
P314 | 风起青萍
P322 | 祖宗地
P330 | 另一种交往方式
P336 | 福满楼晚宴

第十章 事犹未了

- P348 | 事出无因
P357 | 红颜知己
P364 | 午夜寻夫
P369 | 两个女人
P373 | 莲婆太的心事
P376 | 莫让巴掌山遮住了你的眼
P382 | 有时候只是一个片断

P386 | 第二部预告



第一章

70年代的爱情故事

刘仁春找到了心仪的女人

刘仁春忽然有了一股冲动，娶老婆的冲动。这也许与爱情无关，却与长大成人、身体成熟有关。南吉村的男人一般到了他这个岁数，无不毛毛躁躁地想女人，意欲自立门户。刘仁春倒不想与弟弟刘仁冬分开过，他们家没有老人，就兄弟俩相依为命。他想，娶了老婆就有个女人为他和弟弟张罗一日三餐，夜晚睡觉就不会心空空身烧烧的难受，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对于男女之事，他还不是太懂，可他特别想弄明白。要真正弄明白当然得有个女人配合。他不想做光棍。他怕做光棍。南吉村

有不少光棍，看样子还得光棍下去。有时出工听见几个光棍盯着远处的女人说些不敢当着女人面说的话，心里就躁得慌。他讨厌那些污言秽语，他隐隐觉得，女人是用来圆男人的身子的，男人不该那样对待自己的另一半。他想，一旦有个女人圆了他的身子，他一定好好待她。但他担心得不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半。待他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发现许多如花似玉的姑娘都围着他转，都想嫁给他，即使嫁不了与他交一腿子也好，偶尔回想起这一段前史，便觉得自己当年的担心实在可笑。但此刻他不能不担心，他已经 26 岁了。

26 岁的刘仁春正在为一个女子神魂颠倒。

女子叫关彩云，是离南吉村两里外梅竹村的姑娘，见到她真人之前，在刘仁冬的一个笔记本里，刘仁春看到她的半身标准相。笔记本里夹着好几张少男少女的照片，那是中学毕业生离开校园时互相交流的特有纪念，每张都只有一张邮票那么大，拇指和食指一捏，就可以把人遮没了。刘仁春对所有照片视而不见，散开的照片全作了背景，刘仁春的瞳仁里只映现着关彩云。

这是深圳镇上唯一一家照相馆师傅的作品。照片上的关彩云扎着两根翘巴巴的小辫，瞪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犹如两排小芭蕉长成的扇子。她的嘴唇紧紧地抿着，一副对这个世界怀有深仇大恨的样子。如果她的表情舒展一些，恬美一些，那肯定是一张足以给人带来如梦如幻感觉的脸。后来刘仁春发现这张标准相被放大成各种不同的尺寸充当样板。那时还没有肖像权一说。关彩云就像十几二十年后的明星那样，被压在照相馆的大玻璃板底下，迎接各种各样的视线。

刘仁春一见到这张照片，就沉醉在一种长大成人之后对女性憧憬目标的具体化之中了。他一点也不觉得关彩云的表情有问题，那时候所有男孩女孩照出来的相都大致如此。待关彩云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犹如见到下凡的仙女呆傻了好一阵子，从此入心入肺，挥之不去。不过那时关彩云走到哪，

都有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后尾跟随，活像充当保镖。他只能远远地在外围默默地偷眼看他心中神秘的女神。再加上梅竹村比南吉村富裕，关彩云是独生女，吃的穿的用的都显得大方，长得也比别的姑娘白净，人也就显得高贵一些似的。这令刘仁春一想到她，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自卑。这样的姑娘，总是嫁给城里人嫁给干部嫁给工人的多。自己不但身为农民，而且穷得叮当响，想到这，他就一点勇气都没有了，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自己跟关彩云是不会有结果的。

俩人说上话，是在冬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暂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元月，往往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分。在四季如春的深圳，憋了一个冬天的寒潮总是在人们以为春天已经开始的时刻降临，这时候的气温通常可下降至摄氏5度左右。在一个强劲的西伯利亚寒流侵袭中，时间进入了1974年。

南吉村人对抗寒流的一般办法是瑟缩几日，挺一挺就过去了。他们的冬衣最厚最保温的只有一件毛衣，大多数人连毛衣都没有。真是冻得受不了了，便在屋内烧一盆炭火，一家大小围拢着取暖。

可这一年，就在这样的严寒日子，南吉村的劳力们却一点也不为寒冷发愁，他们正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彻底压倒了寒潮。虽然寒风朔朔，可人们的身上和头上无一不冒着热气，流的汗几乎不比夏天的少。

这是一场大会战。整个公社各大队选拔出最有战斗力的劳力精英。他们气壮山河，要把一座座山啃平，要在大地上刻出一道道水渠；他们用吃番薯稀粥的身体，拿着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几近原始的工具，一锄锄一锹锹地倒腾河山。高声喇叭一个尖利的女声用清亮和中气十足的嗓音在唱“横断山，路难行，天似火来水似银……”他们没有看过《长征组歌》，但他们能体味出那歌调里的悲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刘仁春挑着一担土，从滑溜溜的坎上一步步往上走。有时，他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样愚公移山地干，地里的庄稼还是结不出能饱腹的果实。不过，这种时候他一般不大用心去思考这种费神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把土从这块地里挑到那块地里，自会有人把堆起的土扒平，到收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块块整出来的田方方正正、平平展展的，非常好看。在欣赏杰作的同时，他的脑子里偶尔也会冒出一句类似“光好看顶什么用”之类的话。但他绝不会把这种话说出口，他一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有时候，一句话就能改变人的一生和命运，比如，一句话就能变成“现行反革命”，被送去坐监或者“打靶”（枪毙）。

休息的哨声响了。休息便是这些在冬日凛冽寒风中仍然流着大汗的人们快乐的时刻。他们三三两两歪着屁股坐在搁在田埂上一边高一边低的扁担、锄头上，又或是坐在倒扣过来的箩筐、簸箕上，吃着炊事员送来的饭——那饭是他们事先在各自的碗里放上自家的米，由炊事员加水蒸成的。有的人饭面上加了一两条蕃薯，那是因为米不够吃。有人打开从家里自带来的腌咸菜，便有人上前蹭上一筷子。虽然吃得很简单，但能够苦中作乐，是他们能支撑下去的一种精神。

关彩云和几个姑娘少妇围坐一起，离他们不远，一群小伙子在插科打诨。他们意不在吃饭，而在于引起姑娘们的注意。他们看上去是背地里，实际上是怕别人听不见似地捕风捉影地瞎议论，哪条村的哪个后生对哪条村的哪个姑娘有意思啦，哪条村的哪个姑娘和哪条村的哪个后生搞上啦，谁和谁连订婚的手表都送了，还是一个吹字啦，等等。说得跟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这种议论总是有点作用的，被提到的后生和姑娘都不由自主地隔着刚刚开垦出来的黄土偷眼向对方望上几下，如果彼此都真有了那么一点点意思，这事就容易成了。如果彼此看不上，又或者是一方看不上，那偷偷望了几眼之后便会突然变成仇人似的，从此谁都不理谁，生怕给人再说下去。

有几个小伙子互相揭露谁谁谁看上了关彩云，其实，说别人的人就是想别人说回自己。他们在说的时候眼睛不停地往关彩云这边闪，关彩云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只顾与姑娘们唧唧咕咕说悄悄话，也不知说到什么痒痒处了，姑娘们都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们的笑声独自一个时是压着的，集合在一起时就放开了，笑得花枝乱颤，笑得后生们噤了声，一个个像被仙人使法定住了似的直勾勾地呆望着。

刘仁春没有参与这种游戏，也没有人把刘仁春与关彩云连在一起，这使刘仁春不禁有点失落：连别人都认为他与关彩云不是匹配的一对。他很想站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勇敢地走到关彩云面前与她说一句话，一句随便什么话，比如吃饱了没有之类。但他不敢。他只能在想象中琢磨自己的勇敢，在想象中完成与关彩云的对话。

如果不是关彩云先主动跟他说话，刘仁春是绝对没有勇气接近她的。在劳作中，刘仁春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关彩云那边望，他不怕摔跤，他闭着眼睛也能挑着担子疾步如飞。他的眼睛不用花在看路上面。他的眼睛此刻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关彩云。只要她在他的视野里，他的心里就有一种像过电似的感觉。关彩云像是有了感应，只要他的目光一搜索到她，她总是及时地扭过头来，和他的目光相接。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一块，刘仁春就慌了；目光就倏忽落在扁担两端沉沉的黄土上。然而，有一次他的目光收迟了，却发现关彩云面带笑意，似乎在给予鼓励。

每天这么样子目光对视，那怕是无法计算时间的倏忽而过，却使刘仁春干劲十足，一点都不知道累。于是刘仁春觉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收工了，他还恋恋不舍。因为一收工，他就见不着关彩云了。他只能在回忆中回味与关彩云目光相碰的刹那间电击般的美妙感觉，等待着漫长的黑夜过去，白天降临。

时间在刘仁春的快乐中流逝得很快。春节转眼就到了。过

年了，农民也要放假了。农民放假了，就不用上工地了，不用上工地就见不着关彩云了。刘仁春的心忽然变得慌慌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就想，去跟关彩云说句什么吧。可再想想，还是不说什么的好吧，最好永远不要让关彩云知道他的心事。

就在刘仁春抱着几近绝望的心情跟着撤退的队伍离开工地时，他控制着自己不再用眼睛去搜索关彩云的身影。人们大声地说着话，互相约着“过年到我家来玩啊！”农村人过年没啥图的，就图能吃上几顿好肉，热热闹闹的喜庆一番。

就在已经能看到南吉村村头那棵老榕树的地方，刘仁春停下了脚步。这里是南吉村与梅竹村分岔道的地方。刘仁春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就要往四周张望。岂料，他一抬头，蓦然发现关彩云就站在他的面前。

关彩云问他：“年初二他们要来梅竹村玩，你来吗？”她的头一偏，示意后边一群打闹着的小伙子。

刘仁春在精神极度紧张的激动之下，只能说出一个字：“来。”

关彩云嫣然一笑。这一笑，让刘仁春产生眩晕的感觉。然后，她消失了。

刘仁春在原地站了很久。他无法分辨出刚才那简单的对话是他脑子里的活动，还是确有其事。这一幕发生得太快又消失得太快。人们陆续已散开了，大伙都急着回家过年，虽然家就在眼前，他们还是迫不及待。刘仁春独自咀嚼着，最后他决定，无论是不是算得上与关彩云有约定，只要年初二南吉村有一个人往梅竹村走，他都会跟随前往。

这年春节因为有“初二”这个日子而变得有所期待，变得生动无比。

集体约会遭遇情敌

初二日，证实了那不是刘仁春的幻觉，当真是一个美妙的

约会。

虽然这个约会是集体进行的。

初二这天一早，刘仁春就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弟弟刘仁冬兴冲冲地进来，说：“阿哥，蛮强他们说要去梅竹村玩，你去不去？”

蛮强是南吉村后生哥的头领人物，也是关彩云的仰慕者之一，他吆喝着带头去梅竹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在刘仁春心里有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只属于他和关彩云。是关彩云亲口邀请他去玩的，他像守护着什么宝藏似的守护着这个秘密。

刘仁春跟着蛮强一伙人浩浩荡荡地开出南吉村，向梅竹村进发。这伙人有男有女，全是南吉村不甘寂寞的未婚青年。男人们一扫素日邋邋遢遢的形象，一个个把最好的行头都穿戴出来了，有的还穿上仿冒的军裤，戴上流行的军帽。女孩们的发辫上羞答答地系上了红头绳，肩上披上一条彩色方巾。这是这个时代最极致的打扮了。这一支像走亲似的队伍在穿过篱笆围着的自留地时，只要有主儿在队列中，便掀开栅栏，像鹿儿似的蹦进几条人影，把最好的瓜呀、豆呀、青菜呀摘上一大把。待他们进入梅竹村时，手里的菜足可开一个大食堂了。

梅竹村的青年男女早就在候着了。村与村的青年人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彼此已经建立一种珍贵的感情，趁过年串门，他们把这种感情推向深入。

梅竹村的青年人是在民兵部迎接南吉村的青年人的。这不是在搞一种仪式，而是民兵部就是他们夜晚安身的地方。这一带农村的大部分人家都是人多屋少，连最富有的人家也就只有一间老屋男男女女几代同堂挤在一起。各队便把一些从前没收地主的房子或属于公产的房子设为“公房”，男有“男馆”，女有“妹子间”。凡是到了发育期已成年的未婚男子女子，夜晚都可入住“公房”。一间公房住七八个至十几个青年不等，最多时可以挤住二十来个。这种“公房”是一个很好的青春启蒙

教育的地方，男子在“男馆”议论娶妻生子的大事，女子在“妹子间”学习穿针绣花，学唱“客家歌册”。他们一起住宿，亲如手足，团结互助。间中有“男馆”哪个后生哥要娶“妹子间”的妹子，新郎得按俗例送钱、送食品请“妹子间”的成员“吃甜”。在“吃甜”的这天夜里，待嫁的新娘一定住在“妹子间”，接受姐妹们亲昵的戏谑和热烈的祝贺，大家尽情畅叙。而“男馆”那边，也是闹得地震山摇，即将为人夫的新郎因告别“男馆”而成为被捉弄的中心人物。70年代的“公房”已改了叫法，称为很有政治意味的“民兵部”，“民兵部”里住着的都是“民兵”。“民兵”就是青年，青年就是“民兵”。村子里哪个青年的成分不好，便入不了这个圈子。

这一日，梅竹村的“民兵部”里比嫁娶还热闹，几十个青年借来队里煮大锅饭的大锅，在坪子上现垒一个大大的新灶，把锅一架，柴火一烧，再把各自贡献出来的米呀、油呀、菜呀、肉呀一锅熟，叮叮当当便过上了共产主义。有人捧出家酿米酒，平日不怎么有机会喝酒的青年人一杯下肚，便难胜酒力，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从刚刚进入梅竹村开始，刘仁春就习惯性地运用他的目光去寻找那种过电般的对视。这次对视时间比较长。关彩云一见到他，眼睛里就露出喜色来，她含着愉快的微笑，迎上前去。她的态度是毫无拘束的，真诚亲切，相形之下，刘仁春便显得多少有点不够大方，而且不大自在。

“你来了？”

“我来了。”

好几天来，刘仁春一直在想着这次见面，并且在心中暗自把它描绘过一百次了，可他还是没有想象到自己见到关彩云的时候竟是这么不中用。不过，没有人留意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和接待刘仁春的态度相比，关彩云看上去对谁都是一视同仁。今天谁都面带喜色。过年的日子，就算最苦的人也不愿愁眉苦脸。所以，没有人发现刘仁春的异常，也没有人觉得关彩云脸

上的喜色是因刘仁春而起的。

吃饭的时候刘仁春和关彩云仍然隔得很开。大伙自然而然地男的在一边，女的在一边，中间还留着一条明显的三八线。不过，这两天谁的肚子都不会觉得饿，吃饭也就成了一种形式。饭吃得差不多，酒也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界线就开始模糊了。首先是蛮强借酒装胆，唱起了样板戏：“要学那泰山顶上——青松……”接下来坪子上就像聚了几个戏班子在唱对台戏，闹哄哄的不等你唱罢我便登台。唱着唱着，样板戏便走了样，变成了只有几声调调，内容却风光无比的山歌。这些山歌浸漫了一代代人的情感，年久日深，像老窖里的酒，一端出来便飘香四溢。别看我们的农民好像憨厚极了，老实巴脚极了，其实谁也没有他们浪漫得狠，风流得透彻。他们唱出来的山歌，能把晚20年出生的最疯狂的摇滚歌星吓得从台上栽下来：

十七十八正当时，
百花开早唔开迟，
竹笋出尾节节老，
今唔风流等几时？

这些山歌经过几度“扫四旧”的围剿，依然顽强地生存着。没有人来干涉他们。今天是过年，过年总是宽容的、快乐的、吉利的。

有人嚷嚷：“蛮强来一个！”

蛮强在这伙青年人当中，嘴皮子最会来事，来得快不说，还能逗，把死人都能逗活。他咧开阔大的嘴：“来一个什么？”

“来点荤的！”几个后生直叫。就像煮菜要放盐，有咸味才好下饭。

“荤什么荤。”关彩云声音不大，从女青年的嘻嘻笑声中穿出，蛮强却听得挺仔细，“莫听他们的，来点素净的。”

乡民的山歌分荤素两大类。凡言男女情事，拿男女生理上的某个地方作谜打趣逗开心的，属荤；而话山话水话庄稼的，属素。眼下，男女两边，一边要荤，一边要素，这对于日常在

男青年中充英雄、心里边又想顺从靓女关彩云的意思的蛮强来说，有点抠头皮。刘仁冬见状，用手肘捅他一下，打个圆场说：“你就不会来个猪油炒菜心，又荤又素。”

蛮强果真是个花花脑壳，有急才。只见他两道短眉撇成个八字，呲开嘴，吃篾条扇簸箕——现编的词儿就出来了：

大年初二“打斗四”^①哎，
大锅夹食团团坐，
猛地阿妹叫一声，
阿哥呀——
你咬了侄的一块肉……

“哄”地大家都笑了，吃荤的吃素的都过了一把瘾。

刘仁春没有唱歌，一是他不太会唱，二是他没心思唱。他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开口跟关彩云多说几句话上面了。这个聚会上，刘仁春没能与关彩云说上太多的话。但他们有几次目光的对流，也许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关彩云的眼睛总要看东西，偶尔落到刘仁春的视线里，也同样会落到别人的视线里。但这种日光交流对于刘仁春来说，就是这个聚会中最美妙的一瞬，几个一瞬加起来，这美妙就延续了好长。他虽然口里没有唱歌，可他的心里在唱歌。

美好时光总是像闪电似的，倏忽即逝。坪子上的光线渐渐弱了，南吉村的人要回去了。可人们还意犹未尽。那就明天吧，明天轮到梅竹村人去南吉村。在一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定好下另一个聚会，而那个聚会只要睡一觉就可以开始，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所以，他们没有曲终人散的落寞感，反而欢呼雷动。年轻人集体闹嚷的声音传出很远，村里人听见了，心里头也暖洋洋的。

刘仁春想找关彩云问问她明天来吗，可关彩云不见了。他很快发现，蛮强也不见了。他的心一下子收得紧紧的。

^①打斗四：客家方言。几个人凑份子出米出菜出油盐煮顿好吃的打牙祭。